



VOODOO HISTORIES



THE ROLE OF THE CONSPIRACY THEORY
IN SHAPING MODERN HISTORY



平行历史 阴谋论塑造的世界

[英]大卫·阿罗诺维奇 著
薛效愚 杨伟丽 宋金宁 译

历史是冷的，世界是平的，
再复杂的阴谋论，都经不起理性的拷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平行历史

阴谋论塑造的世界

[英] 大卫·阿罗诺维奇 著
薛效愚 杨伟丽 宋金宁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行历史: 阴谋论塑造的世界 / (英) 阿罗诺维奇
(Aaronovitch, D.) 著; 薛效愚, 杨伟丽, 宋金宁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Voodoo histories

ISBN 978-7-5399-8095-9

I. ①平… II. ①阿… ②薛… ③杨… ④宋…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867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2-179

VOODOO HISTORIES: THE ROLE OF THE CONSPIRACY THEORY
IN SHAPING MODERN HISTORY By DAVID AARONOVITCH

Copyright: © 2009, 2010 By DAVID AARONOVITC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P.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eijing Fonghong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平行历史: 阴谋论塑造的世界

著 者 [英] 大卫·阿罗诺维奇

译 者 薛效愚 杨伟丽 宋金宁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柏才勇 康晓硕

版权支持 王秀荣 张晓阳

文字校对 孔智敏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61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095-9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引言 |

特技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当今时代充满了阴谋诡计，关系当道，幕后操纵和神秘关系无处不在。”

——唐·德里罗，《走狗》，1978年

写作此书的初衷源于一位叫凯文·贾维斯的朋友所犯的错误。尽管我从2002年2月就没再见过他，但他以前是，现在应该也还是一副高大的、长相年轻、一脸坏笑、剃着光头的样子。BBC曾派我们一起去突尼斯拍摄介绍非沙滩游等传统旅游地节目的短片。在那些地方，公民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凯文是摄影师兼制片人，我则是过去被称作“喉舌”的主持人。

所有的拍摄都是在我和凯文往返于迦太基旅游地和受迫害的反对派家里这一过程中秘密进行的。否则我们早被抓起来了，甚至会遭到暴打，被驱逐出境。我们多次亲眼看见身着皮大衣、戴着墨镜、无处不在的突尼斯警探，在百无聊赖地监视政府反对派。

我记得是在从突尼斯通往罗马斗兽场的途中，在我们租来的车里，凯文告诉我美国国家航天局和美国政府如何炮制了1969年阿波罗登月事件。听他这么说，我非常震惊。因为和凯文不一样，我当时已经懂事，并在电视前见证了“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的豪言壮语。阿波罗登月和1966年英国世界杯的胜利一样，成为了我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很珍惜这些回忆。

凯文这样说是基于以下假设：所有的图片，包括航天员的登陆、活动和静止状态都有破绽。因为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在当时场景下不可能发生的现象，也有本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在月球无风的情况下，一面旗子看起来在飘动；没有一颗星星；宇航员某些做作的行为。摄影专家和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可以证明这些照片的虚假性。而且他们的结论很具权威性，不容置疑。既然照片是假的，那么登月这件事本身一定也是杜撰的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吧”。不相信凯文的话并不是因为我先入为主，而只是凯文说的与我的认识常识相悖。我没有仔细考虑就立刻否定了凯文的说法。我是这样想的，一个如此大规模的骗局牵涉人数没有上万也有数千。有人在首脑部门整体谋划，有人在航天局配合协作，有人设计场景，有人摄影，有人宣传，有人负责保安，还有海军假装从海里把航天员打捞上来等等。操作这么大一个骗局并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掌权者不论是谁，都不会冒着这么大风险去做一件很可能曝光的骗局。因此，根据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我没有细想就断定凯文说的不对。而且，可能凯文不知道他的整个理论跟某些时期的电影桥段十分相似。比如1978年的电影《摩羯星一号》也是说有一个登月的骗局，不同的是，为防有人泄密，知情人员都被除掉了。从这一点看，电影里的情节比凯文说的更可信。

尽管不相信他的话，我却对阴谋论和它如何让人信服入了迷。凯文并不是听到什么就轻信什么的人，而是一个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和明白事理的人。在面对突尼斯警探时，你可以绝对信任凯文。而且像我一样，凯文会标榜自己是个怀疑论者。可是为什么像凯文这样优秀的人也会选择相信一些荒谬的理论甚至还为之辩解呢？我想弄清其中的原委。不仅是因为2002年初重新审视1969年的旧事和其他事件的需要，还因为世贸组织遇袭和侵占阿富汗后形成反恐联盟后，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不断涌现。其宣扬的世界观在我看来具有潜在的巨大

危险。根据我的研究，这些理论不会自行消失，或只是少数人所持的观点，相反它们似乎越来越隐秘，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书店里的阴谋

西方世界正处在一个阴谋主义流行的时期。时事类和历史类的书架上声称有阴谋的书籍大行其道，好像它们都是资深历史专家或是知名学者的作品一样专业、可信。一本精心辛苦编写的肯尼迪传记与只是为了赚钱而制造黑手党43年前刺杀肯尼迪噱头的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区别。同时，当面对美国和英国的音乐光盘连锁店里屈指可数的那些书时，年轻的看客很可能光顾那些A3纸张大小的书。这些书书脊上印有像“异想天开”“你被骗了：媒体的误导”“被粉饰的历史和文化的秘密”之类的书名。标价不菲的18英镑，这类书包含一系列不同作者写的小散文。这些文章的话题涵盖从石油、犯罪到地缘政治等等（坦白地说这些内容毫不相关）。而这些书声称其目的“是要揭露政府、媒体、企业、宗教组织、研究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恶行——向我们隐瞒真相，强压给我们的扭曲的事实，谜团和公然的谎言”。

在浏览“造谣系列丛书”中的（反文化大亨理查德·梅茨格出版发行）一本书时，我偶然看到了一章，题目是“揭开欧盟独裁的面纱”。里面写到林赛·詹金斯——原英国国防部的一名公务员。她详细讲述了英国打破国家界线的阴谋。她暗示鼓励地方主义是这个复杂阴谋的一部分。鼓励地方主义从而削弱欧洲单个国家实力，使得他们无力拒绝欧洲同盟。因此她写道：“坚持使用民族语言，尤其是在教育孩子方面，来确保地区独立性和限制外来人口的就业机会。这样做会让他们沦落为二等公民，更容易控制。所有的地区联盟都有多个翻译服务

中心，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这个群体的优势。”按照这样的逻辑，我想这个理论可以总结为“威尔士是如何毁掉了英国”。

“概略指南科普系列”最新出版的一本新书，列举了一些最有名的阴谋，而且默认了其中的一些阴谋，甚至将它们作为重大历史政治事件转折点。这本书的作者写道：“以前人们认为伟人的需求促使了世界大事的发生，现在这一观点已被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一触即发的观点所取代。现在人们再一次逐步接受计划、项目和阴谋甚至是阴谋论就能改变世界的观点。”

类似的想法在电视上、电影里随处可见。纪录片越来越持偏见，倾向于运用暗示某人会有阴谋的材料。只要看看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华氏911》，就可以从中窥见一斑了。这些想法得到了与分析研究历史事件的主要或重要新闻调查资料一样的重视。事实上，它们卖的价钱更高。不加以制止的话，这些言论就会顺利进入流行文化领域，并且被人们接受。

什么是“阴谋”

如果“阴谋”是被定义为“两个或以上的人聚集在一起谋划违法的、神秘的或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我们一致同意阴谋无处不在：很多犯罪都是阴谋的后果；安全部门的任务就是搞阴谋，所做的计划肯定都是保密；公司要保守商业机密，有时也雇佣别人去秘密地刺探其他公司的机密。如果说大家默认对于与男友上床要对母亲三缄其口，那么，对阴谋统一口径却不是如此。本书的目的在于试图找到人们相信阴谋的原因。

丹尼尔·派普斯，是位美国学者和两部阴谋论的著者。他说实质上阴谋论只是一个从未实现的阴谋，即阴谋论本身是“一个不存在的阴谋”。另外，美

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写道，真正的阴谋论在于它本身的影响范围，不是“历史上各种阴谋的支持者有多少”，而是多少人“将‘巨大的’阴谋论看作推动历史事件发展的动力”。

这两种阴谋的定义对我来说都没有说服力。比方说，派普斯怎样能证明阴谋是绝对“不存在”呢。显然阴谋在实现之前只是理论，然而阴谋论信徒可以选择相信某个他们认为概念明确的阴谋定义，也可以持怀疑态度进一步寻找。霍夫斯塔特的阴谋定义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如果霍夫斯塔特是对的，那么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里描述的教堂2000年来隐瞒耶稣血脉（真实而非虚构的）算是阴谋，而英国或是法国情报部门残忍地谋杀戴安娜王妃就不算阴谋了。小的阴谋也不能忽视，因为再小的阴谋也有人会相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如果小阴谋相信的人多了就会变成社会的主流思想，甚至影响我们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的决定，导致国家当局系统的腐败和民心的丧失。

我认为一个较为合理的“阴谋论”定义是：一个专门机构对一些本是具有偶然性或无目的性的活动进行谋划，使其按照谋划的目的发展，这个过程就是阴谋。要使其更加精确，可以加上这一条，一方的秘密行为使得相对另一方的行为不那么隐秘复杂，有更合理的解释。因此当其他解释更有力时，阴谋论是一件事情的不必要假设。例如1969年人类真的登上了月球比成千上万的人扯谎更有可能。

“奥卡姆剃须刀”理论

在探索阴谋理论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奥卡姆剃须刀理论。其实在我知道奥卡姆剃须刀理论之前，我早已受这个理论实际运用的影响了。奥卡姆剃须刀

理论用拉丁语说是“Pluralitas W W W W non est ponenda sine necessitate”，翻译过来是“需要产生多样性”。可以阐释为“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某个假说涉及的假设越少，其可行性就越高”。更通俗地说，就是“越简单越好”。14世纪，方济各会的一个修士神学家威廉·奥卡姆因为剃须刀而出名，并非因为他发明了剃须刀，而是因为剃须刀是他在辩论中最喜欢用来举例的东西。

在无须较真的场合下，“越简单越好”这种经济原则也许很有用。以戏剧里的读心者或乡村的观察敏锐的人士为例，他们要么是感觉特别敏锐，要么可以通灵（我们没有人有这种能力）。只有这两种说法才能让我们接受。一旦常规的解释已经说服不了他人了，那么这些有超能力的人就用一些固定的模式来满足听众的好奇心。奇怪的是虽然我们明知魔术根本不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相信台上的读心者可以读懂我们的心思。

18世纪激进的怀疑论者汤姆·潘恩在他的《理性时代》这本书里恰如其分地把这种想法运用到了宗教教义中。潘恩写道：“假设如果奇迹全是大自然创造的结果，那么大自然自己必须从创造中走出来完成这个奇迹。面对声称看到奇迹的人，是否有奇迹这个问题就很好判断了。只要判断出是看见奇迹的人在撒谎可能性大，还是大自然从创造中走出来可能性大，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历史上对于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定义是可以讨论的。因此，一些学者反对阴谋论的晦涩描述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它们和阴谋论本身一样并不完美。丹尼尔·派普斯在《阴谋文化》一书中对皮特·奈特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阴谋论的一个信条是人们认为有一股“背后操纵的神秘力量，试图控制个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思想”。这个说法很有创造性，但是派普斯尝试系统展示阴谋家的想法是如何侵蚀政治言论的行为，对他上边的骇人说法并无增益。

像阴谋论受到争议一样，自成体系的反阴谋论理论被称作“权变理论”同样受到质疑。对于阴谋论想挑唆的事情，反阴谋论则要压制。与阴谋论想试图

解释“权力为什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社会为什么被不可化解的敌对势力分裂不同，权变理论告诉人们没有什么敌对主义，用天下太平来安慰人们。这一理论“挽救了美国的现状，让人们对‘大事件’背后的社会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有破坏性的事件看作是‘个人腐败’的后果”。权变理论被认为是统治阶级应对阴谋叛乱采取的措施。它的评论者说“权变理论是一种和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一样具有同样远见的思维方式”。

我认为尽管人们对历史现状的理解令人担忧，而且历史似乎无科学性可言，但是了解历史的人对历史可能性有一种敏锐的直觉。有敏锐的历史直觉的人并不一定就支持社会现状。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写道：“历史研究要想有所成就靠的是历史敏锐感，有对事情发展动向的直觉。”与其他理论相比，阴谋论提出阻止事情发生的标准，与我对事情发展规律的认识相悖。

历史上的阴谋

英国资深理论家罗宾·拉姆塞在其娱乐性很强的阴谋论书籍中，运用了非常独特的方法对历史的偶然性进行了研究。他写道：“迄今为止，最新兴起的阴谋论最大的影响就是引发了真正阴谋的出现。”拉姆塞还将以下事件看作一系列政治阴谋的体现，如暗杀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兄弟罗伯特，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艾克斯，卡车驾驶员工会的腐败领导人吉米·哈发，以及射伤威胁1968年尼克松总统竞选的前亚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1]

每一个阴谋都是有疑点的，人们认为阴谋产生新的阴谋。而拉姆塞说的并不比其他人说的更有说服力。如果他谈论的不是西方和说英语国家的阴谋论，

[1] 这次射击实际上发生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

而是中东地区，那么他说的还可能有些道理。丹尼尔·派普斯认为，之所以说中东地区充斥着阴谋，是因为中东的宗教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比，“在过去的200年里的确制造了不少阴谋。现在西方政府再一次依靠与宗教秘密勾结或通过隐秘渠道来影响中东的政治”。从1916年法英两国签署《塞科斯-皮科特秘密协议》侵占原奥匈帝国阿拉伯地区领土，到1953年英美干涉伊朗首相摩萨台政变，都体现了西方国家对中东政治的干预。南美国家间意见不一致，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因为这是南美国家50年来过于依赖西方国家的军火进口的后果。不过，英美两国在过去的100年里并没有重大的阴谋发生，这是任何有资历的历史学家都一致同意的。

但是得把水门事件排除在外，这是一件企图掩盖政治间谍案的阴谋，让人深感遗憾和龌龊。而1985年6月的伊朗门事件，美国阴谋差一点就被识破了。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试图通过销售武器给美国的劲敌伊朗，来打破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经济援助的禁令。整个事件都被抖搂出来，美国政府对两个官员进行了盘问，结果发现两个国防部工作人员犯有并不严重的叛国罪，但最后因曾得到国会的豁免权而免于起诉。

英国最大的阴谋是1924年季诺维也夫给拉姆塞的信。这么多年来流传的版本是英国情报局想推翻拉姆塞·麦克唐纳领导的政府，也是第一届工党执政的政府，从而伪造了一封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公然写给拉姆塞的一封信。信里说“工党是亲共的”。这封信于1924年10月英国总统大选前十天被透露给了《每日邮报》，题目是“天大的秘密：共党分子内战预谋——来自莫斯科的指令”。结果，工党以大票额输掉了竞选。

1999年1月，在新一届工党政府首脑托尼·布莱尔的命令下，外交部历史学家基尔·本内特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她得出的结论是：一开始这封信是在拉脱维亚反共的白俄罗斯人伪造的，目的是破坏英国和新成立的苏联

订立新的条约。后来这封信转交到了MI6手里，其中某个成员将其透露给《每日邮报》。本内特发现后来有人拿这封信大做文章。尽管外交部会全盘相信这封信是真的，但MI6的长官却很可能不信。不过由于他们大多数是保守党，尽管有质疑，但为了本党的利益也不会多加阻挠。她还指出高层情报部门长官编造、传播了这封信是不可能的。因为做这件事且不说受政治意愿的控制，而且还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协调控制能力，但情报高层部门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

已故的前工党国务卿罗宾·库克在《卫报》上说：“没有证据表明MI6编造了这封信，也没有证据表明情报部门对工党实施了有组织的阴谋。”就像本内特指出的，工党竞选失利并不是这封信造成的。工党自己的问题在于找错了依靠伙伴——自由党摇摆不定。事实上，1924年的工党在大选中赢得了比以往都多的票数。

阴谋论生成术

以上例子表明，一方面真正的阴谋既不会因夸大而变得重要，也不会因其失败或不为人所知而失去破坏力。即使是尼克松——这个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国家的首脑，也没办法让几盘录有罪证的磁带消磁。这个例子也证明了大多数阴谋败露的结果。但另一方面阴谋论往往能实现它们的目的。当我研究构成这本书主体的数十个阴谋论时，我注意到它们有某些共同点来确保这些阴谋的广泛传播。

1. 历史追溯

正如大家知道的，阴谋论家努力说服人们相信阴谋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如果历史上类似的事情都可以用来套用某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听起来就不那

么有说服力了。如早在1605年的火药阴谋、近代的珍珠港事件、德国议会纵火事件和1965年诺丁湾事件都可以套用一个阴谋论来解释。要让人相信罗伯特·F.肯尼迪和MLK也是被美国政府杀害的第一步是构建约瑟夫·F.肯尼迪被谋杀的情节。

当我看到一些有关“9·11”真相报道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报道深受思维定式的影响，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舆论。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非常有活力，是加利福尼亚演讲社团的积极分子。她不知疲倦地向人们描述她是如何相信“9·11”是个阴谋的。她告诉自己的支持者，她年轻的时候曾环游过世界，她的“政治生涯”仅仅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那年她看到一个影片，让她“困扰”。于是她开始自己研究政府和媒体的报道。这个片子叫作“奥利弗·斯通的肯尼迪”。

2. 怀疑论者和绵羊人

阴谋论很可能是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少数精英的权益高于大多数民众的权益。比如就像加利福尼亚一位神学家对哥本哈根中央图书馆的一位读者说的那样：关于“9·11”事件，我们社会的少数精英不愿意让事实真相公之于众。而相信阴谋使你成为英雄主义精英集团的一分子。这些精英可以看到国家政策的官方文件，从而发挥精英作用，为那些懒惰的或是平庸的人们谋福利。要想理解阴谋，思维方式就得有一些特别的地方。阴谋论者已经解密了这个特别之处。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不同寻常的角度看事情，而是有些人不能或是不愿意看清事实。这些人可以形象地称为“机器人”或“绵羊人”，他们每天都半睡半醒地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3. 无止境的提问

自从2001年来，越来越多的著名阴谋论者使用最初级的手段制造阴谋。“不是‘阴谋’的‘阴谋’”这一说法越来越流行。理论家为找出真相，一直提出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而读者有自己决定相信与否的权利。当然这些问题提出的前提是提问者确实相信阴谋的存在。

4. 专家证人

阴谋论家喜欢引用名人专家的话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而当代阴谋的一个共性就是夸大专家的作用。前英国环境部部长麦克·米契尔是对“9·11”真相持怀疑态度的领导者。美国联合亚历克斯·琼斯节目说他从来不是英国内阁的一分子，而是“前布莱尔政府的三号人物”。神学家大卫·雷·格里芬，也许是最知名的“9·11”阴谋论者。他说“9·11”是物理科学、航天动力、工程学需求被夸大的后果。如果我们设想一下科普杂志《科普力学》的主编声称对格里芬的神学著作《对约翰·克罗斯神义论的批判》有能力评头论足，格里芬会如何反应。这样一想，就会觉得格里芬的话是多么值得怀疑啊。

如果有必要的话，理论家们会对所谓专家的水平饶有兴趣。关于描述2005年7月伦敦爆炸案的作品有两部，其中一部中有一个叫尼克·科勒司道姆的人提供了证据。他被称为“教授和专家”，那么他是教什么的教授，哪方面的专家呢？事实上他是教授星体运动的，著有关于麦田怪圈的书籍^[1]。阴谋家的另一个特点是理论互相引用，形成一种理论互相支撑的局面。于是法国阴谋论家蒂埃里·梅森引用美国阴谋论作家韦伯斯特·塔普利的著作，韦伯斯特·塔

[1] 2008年，科勒司道姆因写了一些文章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没有毒气室，怀疑集中营里管弦乐队的数量及为囚禁在集中营的犹太人提供的游泳池的存在，被伦敦大学研究会除名了。

普利引用大卫·雷·格里芬的著作，大卫·雷·格里芬引用蒂埃里·梅森的著作。看看，这是多么壮观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啊。

5. 学术可信性

那些阴谋论者总是努力给自己的阴谋论披上学术的外衣。这种方法是一条死胡同。伴随着一个阴谋论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一团零乱的信息，详细却大同小异，却还披着学术文的外衣。如果一些非阴谋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话，则被视作是对该阴谋论的支持。这种观点往往有误导性，也是断章取义的。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大卫·雷·格里芬的书《新珍珠港事件》中，说蒂埃里·梅森“2002年4月被《卫报》称为‘令人尊敬的独立智囊团，其左翼研究项目迄今被认为是理性和客观性的典范’这样一个组织的领袖”。这真是一篇谎言的杰作呀！让我们来看一下《卫报》的全文引文：“‘法国媒体立刻对梅森书中说的进行了否认，尽管梅森是伏尔泰网络的总裁。伏尔泰网络是令人尊敬的独立的智囊团，其左翼研究项目迄今被认为是理性和客观性的典范。’《新观察家》说：‘没有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一切太平。这一想法虽然迎合大家的心愿，但却抹杀了现实。’而《自由》说这本书‘运用了骇人的心理战术，是疯狂的，不负责任的，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大卫·雷·格里芬和《卫报》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另一个对主流媒体误用的例子是，阴谋论者所说的与媒体对事件的最终评论或大多数情况是宗教当局临时权宜的报道恰好一致。通常情况下面对各种问题，西方记者们都会竭力克服恐惧和困惑心理，但早期对重大灾难的报道有很多误报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同样的道理，以往记者的观点被认为无可置疑，这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在《新珍珠港事件》一书中，格里芬对从冲进世贸大楼的飞机残骸中找到的证物提出质疑。他引用了《卫报》的一篇文章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

“正如《卫报》的一篇文章所说：‘（残骸中的）这本护照是这次无声的炼狱留下來的，这一想法考验着支持联邦政府调查局消灭恐怖组织的坚定分子。’”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报道。只有一个叫安妮·卡普夫的专栏作家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而她和伦敦北部其他的专栏作家一样对双子塔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阴谋论者最后一招是通过使用想象出来的特工或专业术语给其幻想中的权威增加筹码。好像他们最近真的跟情报人员或科学家交流过。一些有趣的词汇就产生了，如“心纵”（心理操纵的简称）、“伪旗”，还有最新的意思是暗杀的“湿处理”等等。

6. 既易得又难寻的真相

阴谋论者总是赢家。他们的观点有着灵活变通的特质，因此任何新的或是不可思议的真相都可以在阴谋论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阴谋论中尴尬或是明显的问题，可以归于阴谋论者故意设计的错误信息，目的是引人思考。一个相信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是被谋杀的人士称，正是广泛流传的有关戴安娜的荒谬言论，使她坚信这些言论是MI6企图掩盖其在这次谋杀中的作用而传播的。几乎没有影片能比得上科瑞·罗维的校园天才题材片《就是威廉》；科瑞·罗维是一部非常流行的“9·11”事件纪录片《脆弱的变化》的制片人。当有人质疑他影片中明显的错误时，他回答说：“在这部片子中，我们知道有错误。我们是故意没有改正的，这样人们才会质疑我们，然后自己调查研究。”

7. 严密监视

阴谋家总是暗示那些涉及阴谋论扩散宣传中的人，就算是身处所谓“最安全”的国家，也是处于一定的危险中的。2007年2月，在BBC播放调查大卫·凯利博士死亡事件的节目中，说自由民主党议员诺曼·贝克此前一直对这位前武

器巡视员的自杀行为存有争议，说他怀疑自己的邮件被不知名的人士拦截了。凯利告诉记者，有些邮件他只收到了一部分，他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位退休的骨科医生大卫·哈尔平身上。他给《卫报》写了一封信，质疑法庭大卫·凯利博士自杀的证据后，他怀疑自己的邮件被拦截了。2005年3月，哈尔平先生写了一封信给《启明星报》，全文如下：

您好：

五周前，我电脑的防火墙失灵了。因此我最近很少看邮件。然而，这几天我发现600字以上的所有文件都被删除或移动了。这一定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支持的有组织行为。

到底是谁想要给我找麻烦？我从言论上和实际行动上坚决反对残忍占领巴勒斯坦，支持公正、公平。我和其他专家一起要求对已故的大卫·凯利博士的案子彻查到底，伸张法律正义。可是我们的呼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为阻止我们政府及其罪犯领导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犯下的战争罪行，我大声疾呼，奋笔疾书，勇往直前。

那么，哪个机构最有可能是拦截邮件的幕后黑手呢？只有一个相关人跟我一样丢失了大量的电子邮件，他就是我们去年秋天成立的“凯利事件调查组”的主席。对于邮件丢失和邮件的推迟发送，我跟我的国会议员发出了正式的投诉。在这个国度，我的隐私权、交往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了严重侵犯，——虽然是暂时性的。

此致

敬礼

大卫·S.哈尔平

MB BS FRCS 13